文章编号: 1007-4627(2018) 02-0111-08

# Weizsäcker-Skyrme 核质量模型的统计误差研究

陈梦华<sup>1</sup>,王宁<sup>1,2,†</sup>

(1. 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 广西核物理与核技术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基于最大值近似估算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 Weizsäcker-Skyrme(WS4)核质量模型的参数不确定性, 并计算了 WS4 核质量模型理论预言值的统计误差。WS4 核质量模型的理论预言值与实验值的偏差基本都 小于模型的统计误差,表明采用最大值近似估算法对 WS4 核质量模型理论预言的统计误差的分析是简捷 而有效的。进一步研究了 WS4 核质量模型理论计算中最敏感的参数,结果表明,对称能系数相关的两个参 数 c<sub>sym</sub> 和 κ 对中子滴线附近的原子核质量有重要影响。此外还对 WS4 模型与 WS\* 模型的参数不确定性及 统计误差进行了对比研究,WS4 模型中各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比 WS\* 模型中相应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降低 了 10%~50%。

## 1 引言

原子核质量作为原子核的基本性质之一,是核结构 和核反应研究的基础课题,也是核天体物理研究的重要 输入量。原子核质量的深入研究对于探索丰中子核的奇 特结构以及研究超重核结构及其衰变特性都具有重要意 义<sup>[1-6]</sup>。此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原子核质量模型中 的对称能系数对中子滴线附近的重核质量有着重要影 响<sup>[7-12]</sup>。因此,对原子核质量模型的研究将有助于进 一步了解原子核的对称能。

人们对于原子核质量的研究一直都十分关注, 并发展了一系列计算核质量的模型,如有限力 程的小液滴模型(FRDM)<sup>[13]</sup>、Weizsäcker-Skyrme核 质量模型<sup>[14–19]</sup>、Hartree-Fock-Bogoliubov(HFB)模 型<sup>[20, 21]</sup>、Duflo-Zuker(DZ)模型<sup>[22]</sup>等。这些核质量模 型的理论计算值与核质量表AME2016<sup>[23]</sup>中最新的实验 数据的均方根偏差为0.3 ~ 1.0 MeV<sup>[24]</sup>。在众多的核 质量模型中,精确度较高的WS4核质量模型是基于宏 观一微观模型结合Skyrme能量密度泛函理论发展而来 的,它的理论计算值与AME2016中2408个已知原子 核质量实验数据(质子数 $Z \ge 8$ 、中子数 $N \ge 8$ )的均方 根偏差为0.302 MeV。然而,不同的核质量模型在预言 未知原子核质量时存在较大差异,对中子滴线附近核 的偏差甚至大于20 MeV<sup>[25]</sup>。因此,对核质量模型的预 言能力以及理论预言的统计误差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 要。近年来,最小二乘拟合、协方差分析、拟合参数变 换等<sup>[26-29]</sup>方法相继被用于计算不同理论模型的统计误 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探寻合理有效的理论模型 误差分析方法成为近年来很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对原 子核质量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及统计误差的研究,将有 助于进一步提高原子核质量模型的计算精确度。传统的 能量密度泛函理论的统计误差是通过计算协方差矩阵分 析得到的。由于计算协方差矩阵的运算量大、耗时长, 且涉及到复杂的参数空间,我们将尝试采用一个相对有 效的方法来分析WS4核质量模型的统计误差。

#### 2 Weizsäcker-Skyrme 核质量模型

在 Weizsäcker-Skyrme(WS4) 核质量模型中,原子 核基态能量包含液滴能和 Strutinsky 壳修正能,

$$E(A, Z, \beta) = E_{\rm LD}(A, Z) \prod_{K \ge 2} (1 + b_k \beta_k^2) + \Delta E(A, Z, \beta) + \Delta E_{\rm res} \ . \tag{1}$$

 $E_{\text{LD}}(A, Z)$ 和 $\Delta E(A, Z, \beta)$ 分别为球形核的液滴能和原 子核的微观壳修正能, $\Delta E_{\text{res}}$ 表示残余修正项, $b_k$ 项是 考虑了原子核形变对宏观液滴能的修正,由Skyrme能

收稿日期: 2018-04-17; 修改日期: 2018-05-14

基金项目: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5GXNSFDA139004);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YCSW2018088)

作者简介: 陈梦华(1993--), 男, 广东韶关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 E-mail: physcmh@163.com

<sup>†</sup>通信作者: 王宁, E-mail: wangning@gxnu.edu.cn。

量密度泛函和拓展的 Thomas-Fermi 近似 (ETF) 给出, 其中原子核形变主要考虑了轴对称的  $\beta_2$ ,  $\beta_4$ ,  $\beta_6$  形变。 基于 Weizsäcker-Skyrme 核质量公式的球形核液滴能表 示为

$$E_{\rm LD}(A,Z) = a_{\rm v}A + a_{\rm s}A^{2/3} + E_{\rm c} + a_{\rm sym}I^2Af_{\rm s} + a_{\rm pair}\delta_{\rm np}A^{-1/3} \,.$$
(2)

式(2) 中 $a_v$  是体积能系数, $a_s$  是表面能系数,库仑 能 $E_c$  写为

$$E_{\rm c} = a_{\rm c} \frac{Z^2}{A^{1/3}} (1 - 0.76Z^{-2/3}) \ . \tag{3}$$

式 (2) 中同位旋不对称度 I = (N - Z)/A,  $f_s$  为对称能 修正因子,体现了核表面弥散对原子核对称能系数的影响。有限核的对称能系数  $a_{sym}$  写为

$$a_{\rm sym} = c_{\rm sym} \left[ 1 - \frac{\kappa}{A^{1/3}} + \xi \frac{2 - |I|}{2 + |I|A} \right] , \qquad (4)$$

它在传统的液滴模型表面对称项的基础上引入同位旋 相关的修正项,用来描述原子核的Wigner效应。 $c_{sym}$ ,  $\kappa 和 \xi$  为对称能系数相关的3个参数。式(2)中 $a_{pair}$ 为 对能系数,描述的是对效应,对能项修正因子 $\delta_{np}$ 表示 为

$$\delta_{\rm np} = \begin{cases} \frac{17}{16} (2 - |I| - |I|^2) : N \text{ and } Z \text{ even} \\ |I| - I^2 : N \text{ and } Z \text{ odd} \\ 1 - |I| : N \text{ even}, Z \text{ odd}, \text{ and } N > Z \\ 1 - |I| : N \text{ odd}, Z \text{ even}, \text{ and } N < Z \\ 1 : N \text{ even}, Z \text{ odd}, \text{ and } N < Z \\ 1 : N \text{ odd}, Z \text{ even}, \text{ and } N > Z \end{cases}$$
(5)

式(1)中 $b_k \beta_k^2$ 项描述原子核形变对宏观部分能量的 贡献,其中修正系数 $b_k$ 表示为

$$b_k = \left(\frac{k}{2}\right)g_1 A^{1/3} + \left(\frac{k}{2}\right)^2 g_2 A^{-1/3} , \qquad (6)$$

g1和g2为原子核形变能相关的模型参数。

原子核的微观壳修正在传统的 Strutinsky 方法基础 上考虑了镜像核修正及表面弥散的影响,写为

$$\Delta E = c_1 f_{\rm d} E_{\rm sh} + |I| E_{\rm sh}' , \qquad (7)$$

其中 *E*<sub>sh</sub> 和 *E*'<sub>sh</sub> 分别表示原子核及相应镜像核的壳修正 能, *f*<sub>d</sub> 为表面弥散修正因子。

在 Strutinsky 壳 修 正 计 算 中 取 光 滑 参 量  $\gamma =$ 1.2  $\hbar\omega_0$ , Gauss-Hermite 多 项 式 p = 6 阶,  $\hbar\omega_0 =$  41*A*<sup>-1/3</sup> MeV,并且只考虑原子核的轴对称形变。采用 轴对称形变的 Woods-Saxon 势计算单粒子能级,哈密 顿量为

$$H = T + V + V_{\rm s.o} , \qquad (8)$$

其中: T 为动能项, 自旋-轨道耦合势 Vs.o 为

$$V_{\rm s.o} = -\lambda \left(\frac{\hbar}{2Mc}\right)^2 \nabla V \cdot (\boldsymbol{\sigma} \times \boldsymbol{p}) \ . \tag{9}$$

式(9)中M为自由核子质量, $\sigma$ 和p分别表示泡利自旋 矩阵及核子动量, $\lambda$ 为同位旋依赖的自旋一轨道耦合强 度:

$$\lambda = \frac{3}{2}\lambda_0 \left[ 1 \pm \frac{1}{3}(I - I^2) \right] , \qquad (10)$$

 $\lambda_0$ 为自旋轨道势系数。

中心势V采用轴对称形变的Woods-Saxon形式:

$$V(\mathbf{r}) = \frac{V_{\rm q}}{1 + \exp\left(\frac{r - R(\theta)}{a}\right)}$$
 (11)

式 (11) 中 $V_q$ 是势阱深度 (对于质子q=p, 中子q=n)

$$V_{\rm q} = V_0 \pm V_{\rm s} I$$
 , (12)

式(12)中V<sub>s</sub>是势深度的同位旋不对称部分,对中子取 正号,对质子取负号。*R*(*θ*)是核表面上的点到坐标原 点的距离

$$R(\theta) = c_0 R_0 [1 + \beta_2 Y_{20}(\theta) + \beta_4 Y_{40}(\theta) + \beta_6 Y_{60}(\theta)], \quad (13)$$

比例因子 $c_0$ 体现原子核中核物质不可压缩性的影响,它由等体积条件决定, $Y_{lm}(\theta,\phi)$ 为球谐函数,  $R_0 = r_0 A^{1/3}$ 为球形核半径。为了简化问题,本文假 定质子和中子的半径相同,对于质子需同时考虑库仑势。

WS4 模型在 WS\* 模型<sup>[17]</sup>的基础上,考虑了残余对 修正、重核 Wigner 修正<sup>[16]</sup>、原子核表面弥散修正<sup>[30]</sup> 等效应。Woods-Saxon 势表面弥散参数 *a* 写为

$$a = a_0 (1 + 2\varepsilon \delta_q) \ . \tag{14}$$

式 (14) 中,表面弥散修正因子 $\varepsilon = (I - I_0)^2 - I^4$ ,  $I_0 = 0.4A/(A + 200)$ 表示Green公式描述的沿着 $\beta$ 稳 定线的核的同位旋不对称性。对 $I > I_0(I < I_0)$ 核子中 的中子(质子)取 $\delta_q = 1$ ,其它情况下取 $\delta_q = 0$ 。原子核 表面弥散的对称能修正 $f_s$ 和微观壳修正 $f_d$ 分别写为

$$f_{\rm s} = 1 + k_{\rm s} \varepsilon A^{1/3}$$
,  $f_{\rm d} = 1 + k_{\rm d} \varepsilon$ . (15)

其中: k<sub>s</sub>和 k<sub>d</sub>为原子核表面弥散相关的模型参数。

WS4模型参数有18个,通过拟合核质量表 AME2012<sup>[31]</sup>中2353个已测量核质量的实验数据得 到18个参数的最优值,结果如表1所列。WS4模型 相较于FRDM2012,HFB27,DZ31等模型参数明显减 少,这将便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模型参数的不确 定性。

Parameter	WS4	WS*
$a_{\rm v}/{ m MeV}$	-15.5181	-15.6223
$a_{\rm s}/{ m MeV}$	17.4090	18.0571
$a_{\rm c}/{ m MeV}$	0.7092	0.7194
$c_{\rm sym}/{ m MeV}$	30.1594	29.1563
$a_{\rm pair}/{ m MeV}$	-5.8166	-5.4423
$\kappa$	1.5189	1.3484
$g_1$	0.01046	0.00895
$g_2$	-0.5069	-0.4632
$V_0/{ m MeV}$	-45.8564	-46.8784
$r_0/{ m fm}$	1.3804	1.3840
$a_0/{ m fm}$	0.7642	0.7842
$\lambda_0$	26.4796	26.3163
$c_1$	0.6309	0.6297
ξ	1.2230	
$c_{\rm w}/{ m MeV}$	0.8705	
$c_2/{\rm MeV^{-1}}$	1.3371	
$k_{ m s}$	0.1536	/
$k_{ m d}$	5.0086	/

表 1 WS4 和 WS\* 模型参数最优值

#### 3 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及统计误差分析

在WS4核质量模型中,18个参数可以按宏观项参数、微观项参数和残余修正项参数分为3组。其中,残余修正项参数为k<sub>s</sub>,k<sub>d</sub>,c<sub>2</sub>。残余修正项参数的值需要特定区域的多个原子核质量来共同确定,分析较为困难。并且,残余修正项对计算原子核结合能的贡献相对较小,因此,本文将主要分析WS4核质量模型中的15个宏观一微观参数的不确定性。

在WS4核质量模型中,宏观项与微观项各个参数 之间的关联很弱<sup>[32]</sup>。因此,可以假定各模型参数之间 相互独立,采用最大值近似估算的方法研究模型的统 计误差。在计算某一个原子核质量的过程中,每个模 型参数都有在计算这个原子核质量的参数"最佳值"。 这个参数"最佳值"与模型参数最优值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异。以Woods-Saxon势的表面弥散参数*a*<sub>0</sub>为例, 保持其余的模型参数取最优值不变,在*a*<sub>0</sub>最优值的附 近取一系列的值,计算某一个原子核的质量*M*<sub>th</sub>,并 与该原子核的实验值  $M_{exp}$  对比。当模型的理论计算 值  $M_{th}$  与实验值  $M_{exp}$  相等时,这时该参数的值是计算 该原子核的"最佳值"。图1以<sup>40</sup>Ca,<sup>190</sup>Au 为例,给 出  $M_{th} - M_{exp}$  随弥散参数  $a_0$  的变化关系。由图可见, <sup>40</sup>Ca 的弥散参数  $a_0$  的"最佳值"为0.7032,而<sup>190</sup>Au 的弥散参数  $a_0$  的"最佳值"为0.7401。



图 1 (在线彩图) WS4 理论值与实验值的偏差 M<sub>th</sub> – M<sub>exp</sub> 随弥散参数 a<sub>0</sub> 的变化

分别计算2353个已知核对应的最佳弥散参数值,可以得到弥散参数*a*<sub>0</sub>的"最佳值"的统计分布,如图2 所示。其统计分布峰值与表1中相应的模型参数值基本 一致。



图 2 (在线彩图)弥散参数 a<sub>0</sub> 的"最佳值"的统计分布

分别对 15 个宏观-微观参数作上述计算,可以得到 每个参数的"最佳值"统计分布。图 3 给出了库仑能系 数  $a_c$ 、对修正系数  $a_{pair}$ 、表面能系数  $a_s$ 和自旋轨道势 系数  $\lambda_0$ 的"最佳值"的统计分布。统计分布的宽度与 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紧密相关。通过对这 15 个模型参 数的"最佳值"的统计分布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最佳 值"的统计分布可以用双高斯函数很好的来描述。通过 双高斯曲线拟合,取 68.27%的置信区间,可以分别得 到这 15 个宏观-微观参数的标准差 $\sigma$ ,结果如表 2 所列。



图 3 (在线彩图) WS4 模型中的库仑能系数 *a*<sub>c</sub>、对修正系数 *a*<sub>pair</sub>、表面能系数 *a*<sub>s</sub>和自旋轨道势系数 λ<sub>0</sub> 的 "最佳值"的 统计分布,曲线为双高斯函数拟合结果

Parameter	$\sigma_{\rm WS4}(68.27\%)$	$\sigma_{\rm WS^*}(68.27\%)$
$a_{ m v}/{ m MeV}$	0.00173	0.0030
$a_{\rm s}/{ m MeV}$	0.010 86	0.0156
$a_{\rm c}/{ m MeV}$	0.00043	0.0007
$c_{\rm sym}/{\rm MeV}$	0.09436	0.1298
$a_{\rm pair}/{ m MeV}$	1.36183	1.9095
$\kappa$	0.01231	0.0186
$g_1$	0.00121	0.0024
$g_2$	0.04676	0.0668
$V_0/{ m MeV}$	2.96821	3.3602
$r_0/{ m fm}$	0.05717	0.0835
$a_0/{ m fm}$	0.08001	0.1038
$\lambda_0$	2.33330	2.7898
$c_1$	0.11374	0.1566
ξ	0.03775	/
$c_{ m w}/{ m MeV}$	0.35860	/

表 2	WS4和WS*	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	ŧ
-----	---------	-----------	---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修正系数 $a_{pair}$ ,Woods-Saxon 势阱深度 $V_0$ ,自旋轨道势系数 $\lambda_0$ ,壳修正系数 $c_1$ 以及Wigner修正系数 $c_w$ 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甚至达到 了模型参数的数量级。因此,对这些模型参数所反映的 物理机制做进一步研究将有利于改进WS4核质量模型, 提高模型的计算精确度。此外,表2同时给出了WS4 模型与WS\*模型的不确定性的比较。可以看出WS4核 质量模型中各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比WS\*核质量模型 中相应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降低了10%~50%。这一结 果表明,WS4核质量模型相对于WS\*核质量模型,在 与实验数据拟合精度提高的同时,模型的不确定性降 低,理论预言的可靠性增加。

基于表 2 中给出的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由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在理论计算时带来的统计误差。在 15 个宏观-微观参数中,分别对任一参数只改变一个标准差而其余参数保持最优值不变时引起的原子核质量的改变  $\delta M_i$ ,

$$\delta M_i = |E(x_1, x_2, \dots, x_i \pm \sigma_i, \dots, x_{15}) - E(x_1, x_2, \dots, x_i, \dots, x_{15})|, \qquad (16)$$

 $x_i$ 表示第i个参数值, $\sigma_i$ 表示第i个参数的标准差。取这 15 个宏观一微观参数中, $\delta M_i$ 的最大值作为统计误差  $\delta M$ ,

$$\delta M = \max\left(\delta M_1, \delta M_2, \dots, \delta M_i, \dots, \delta M_{15}\right) , \qquad (17)$$

引起原子核质量改变最大的参数为最敏感参数。表3 以<sup>40</sup>Ca为例,给出每个模型参数不确定性在计算<sup>40</sup>Ca 质量时所引起的原子核质量的改变 $\delta M_i$ 。从表3可以 看出,Woods-Saxon势阱深度系数 $V_0$ 的不确定性在计

$\delta M_i/{ m MeV}$	$x_i + \sigma_i$	$x_i - \sigma_i$
$\delta M_{a_{\mathrm{v}}}$	0.0690	0.0689
$\delta M_{a_{\rm s}}$	0.1269	0.1268
$\delta M_{a_{ m c}}$	0.0449	0.0452
$\delta M_{c_{ m sym}}$	0.0026	0.0029
$\delta M_{a_{\mathrm{pair}}}$	0.8462	0.8465
$\delta M_{\kappa}$	0.0025	0.0028
$\delta M_{g_1}$	0.0001	0.0005
$\delta M_{g_2}$	0.0016	0.0013
$\delta M_{V_0}$	1.3839	0.3842
$\delta M_{r_0}$	0.7235	0.0557
$\delta M_{a_0}$	0.7911	0.6967
$\delta M_{\lambda_0}$	1.3070	1.2059
$\delta M_{c_1}$	0.5849	0.5318
$\delta M_{\xi}$	0.0121	0.0123
$\delta M_{c_{\mathrm{w}}}$	0.3586	0.3586

表 3 模型参数不确定性引起  ${}^{40}$ Ca 质量的改变  $\delta M_i$ 

算<sup>40</sup>Ca质量时所引起的质量改变最大。因此<sup>40</sup>Ca理 论预言质量的统计误差 $\delta M$ 为1.3839 MeV,对<sup>40</sup>Ca 质量的计算最敏感参数是Woods-Saxon势阱深度系 数 $V_0$ 。可以看到,Woods-Saxon势相关的3个参数 $V_0$ 、  $r_0$ 和 $a_0$ 的+ $\sigma$ 与- $\sigma$ 之间差异较大,这是由于Woods-Saxon势参数的改变引起了单粒子能级变化。

图4给出了质子数Z分别为20,40,60,82时的 原子核质量理论预言的统计误差δM随质量数A的变化 情况,统计误差用绿色误差棒表示。图中同时给出WS4 模型理论预言值与AME2016中实验值的偏差。从图4 中可以看出,WS4模型理论计算值与实验数据的偏差 基本都落在统计误差范围内。这表明,用最大值近似估 算法对WS4核质量模型理论预言的统计误差分析是简 捷而有效的。在极端丰中子的重核区域,统计误差随着 中子数的增加而明显增大,这主要是由对称能项所引 起的。

图5 给出核素图中质子数 $Z = 8 \sim 122$ ,中子数 $N = 8 \sim 200$ 范围内WS4模型的统计误差。可以看出, $\beta$ 稳定线附近的中等质量核及重核的理论值的统计误差普遍小于1 MeV。而中子滴线附近的重核及超重核的理论值的统计误差相对较大,甚至超过4 MeV。



图 4 (在线彩图) WS4 模型中,质子数 Z 分别为 20,40,60,82 时的原子核质量理论预言的统计误差 δM 随质量数 A 的变化情况,统计误差用绿色误差棒表示,圆圈表示 WS4 理论预言值与 AME 2016 中实验数据的偏差



图 5 (在线彩图) WS4 模型理论预言的统计误差  $\delta M$ 

为进一步分析模型参数对理论预言结果的影响, 我们研究了WS4核质量模型理论计算中的最敏感参数。图6给出了WS4核质量模型最敏感参数的分布。 从图6中可以看出,对称能系数相关的两个参数*c*<sub>sym</sub> 和κ对于中子滴线附近的中等质量核和重核有重要影 响。Woods-Saxon势半径系数*r*<sub>0</sub>对中子滴线和质子滴 线附近的原子核影响较大,库仑能系数*a*<sub>c</sub>对质子滴线 附近的重核影响较大。此外,形变能系数*g*<sub>1</sub>和*g*<sub>2</sub>对β 稳定线周围的形变核影响显著。

此外,本文还将WS4核质量模型与WS\*核质量模



图 6 (在线彩图) WS4 模型最敏感参数的分布

型的统计误差进行了对比,图7给出了中子数N = 50, N = 82和质子数Z = 50,Z = 82的统计误差。为 了便于比较不同模型理论预言值的差异,我们分别 给出了WS4,WS\*,HFB27,DZ31模型理论计算值 及AME2016的实验值与FRDM2012模型的理论计算 值的偏差。从图7可以看出,在已知原子核质量的区 域,不同的核质量模型都能与已知原子核质量的这验数 据不同程度地符合,WS4和WS\*核质量模型的统计误 差也较小;但是外推到未知质量的原子核时,特别是外 推到中子滴线附近的原子核时,不同模型间就存在着很



图 7 (在线彩图) WS4, WS\*, HFB27, DZ31 模型中子数 N = 50, N = 82 和质子数 Z = 50, Z = 82 时的理论计算值 与FRDM2012 模型的理论计算值的偏差,蓝色误差棒和红色误差棒分别表示 WS4 和 WS\* 理论预言值的统计误差

大的差异,WS4和WS\*核质量模型的统计误差也显著 增大。因此,对中子滴线附近原子核质量的测量可以进 一步降低模型中对称能系数的不确定性,提高模型的计 算精确度。WS4与WS\*核质量模型的误差范围有重叠 部分,暗示这些未知核质量落入重叠区域的可能性更 大。

### 4 总结与讨论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Weizsäcker-Skyrme(WS4)核质 量模型中的15个宏观-微观参数的不确定性。研究表 明,在WS4核质量模型中,对修正系数apair,壳修 正因子 $c_1$ , Woods-Saxon势阱深度 $V_0$ , 自旋轨道势系 数 $\lambda_0$ 以及Wigner修正项系数 $c_w$ 的不确定性相对较 大。同时,本文基于最大值近似估算的分析方法,计算 了 WS4 核质量模型理论预言的统计误差。WS4 核质量 模型理论计算值与实验值的偏差基本都在统计误差范围 内,表明采用最大值近似估算法对WS4核质量模型理 论预言的统计误差分析是简捷而有效的,特别是对于分 析滴线核以及超重核的理论预言值的不确定性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WS4核质量模型理 论计算中最敏感的参数。结果表明,对称能系数相关的 两个参数 c<sub>svm</sub> 和 κ 对中子滴线附近的原子核有重要影 响, Woods-Saxon 势半径系数  $r_0$  对中子滴线和质子滴 线附近的原子核影响较大。此外,还将WS4核质量模 型与WS\*核质量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及统计误差进行 了对比研究,发现这两个版本得到的模型统计误差随中 子数变化的趋势非常的相似。研究发现WS4核质量模 型中各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比WS\*核质量模型中相应 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降低了10%~50%。

**致谢** 衷心感谢刘敏教授对本论文的修改所提出的宝贵 意见,感谢姚红对本工作的帮助。

#### 参考文献:

- CWIOK S, HEENEN P H, NAZAREWICZ W. Nature, 2005, 433: 705.
- [2] SOBICZEWSKI A, POMORSKI K. Progress in Particle and Nuclear Physics, 2007, 58: 292.
- [3] LU Bingnan, ZHAO Enguang, ZHOU Shangui. Physical Review C, 2012, 85: 011301(R).
- [4] SOBICZEWSKI A. Journal of Physics G: Nuclear and Particle Physics, 2016, 43: 095106.
- [5] OGANESSIAN Y T, UTYONKOV V K. Nuclear Physics A, 2015, 944: 62.
- [6] WANG Y Z, Wang S J, HOU Z Y, et al. Physical Review C, 2015, 92: 064301.

- [7] LI Baoan, CHEN Liewen, KO Mingche. Physics Reports, 2008, 464: 113.
- [8] LIU Min, WANG Ning, LI Zhuxia, et al. Physical Review C, 2010, 82: 064306.
- [9] DANIELEWICZ P, LEE J. Nuclear Physics A, 2014, 922:1.
- [10] JIANG H, WANG N, CHEN Liewen, et al. Physical Review C, 2015, 91: 054302.
- [11] WANG Ning, LIU Min, OU Li, et al. Physics Letters B, 2015, 751: 553.
- [12] MOLLER P, MYERS W D, SAGAWA H, et al.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12, 108: 052501.
- [13] MOLLER P, NIX J R, MYERS W D, et al. Atomic Data and Nuclear Data Tables, 1995, 59: 185.
- [14] WANG Ning, LIU Min, WU Xizhen. Physical Review C, 2010, 81: 044322.
- [15] MO Qiuhong, LIU Min, WANG Ning. Physical Review C, 2014, 90: 024320.
- [16] LIU Min, WANG Ning, DENG Yangge, et al. Physical Review C, 2011, 84: 014333.
- [17] WANG Ning, LIANG Zuoying, LIU Min, et al. Physical Review C, 2010, 82: 044304.
- [18] WANG Ning, LIU Min, WU Xizhen, et al. Physics Letters B, 2014, 734: 215.
- [19] WANG Ning, LIU Min. Chin Sci Bull, 2015, 60: 1145. (in Chinese)

(王宁, 刘敏. 科学通报, 2015, **60**: 1145.)

- [20] GORIELY S, SAMYN M, PEARSON J M. Physical Review C, 2007, 75: 064312.
- [21] GORIELY S, CHAMEL N, PEARSON J M.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09, 102: 152503.
- [22] DUFLO J, ZUKER A P. Physical Review C, 1995, 52: R23.
- [23] WANG Meng, AUDI G, KONDEV F G, et al. Chinese Physics C, 2017, 41(3): 030003.
- [24] CHEN Menghua, LIU Min, WANG Ning.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8, 36(1): 1. (in Chinese) (陈梦华, 刘敏, 王宁.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36(1): 1.)
- [25] WANG Ning, LIU Min, JIANG H, et al. Physical Review C, 2015, 91: 044308.
- [26] GAO Y, DOBACZEWSKI J, KORTELAINEN M, et al. Physical Review C, 2013, 87: 034324.
- [27] ERLER J, REINHARD P G. Journal of Physics G: Nuclear and Particle Physics, 2015, 42: 034026.
- [28] ROCA-MAZA X, PAAR N, COLO G. Journal of Physics G: Nuclear and Particle Physics, 2015, 42: 034033.
- [29] YUAN Cenxi. Physical Review C, 2016, 93: 034310.
- [30] WANG Ning, LIU Min, WU Xizhen, et al. Physics Letters B, 2014, **734**: 215.
- [31] WANG Meng, AUDI G, WAPSTRA A H, et al. Chinese Physics C, 2012, 36(12): 1603.
- [32] LIU Min, GAO Yu, WANG Ning. Chinese physics C, 2017, 41(11): 114101.

## Statistical Errors in Weizsäcker-Skyrme Mass Model

CHEN Menghua<sup>1</sup>, WANG Ning<sup>1,2,†</sup>

(1. Department of Physic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2. Guangxi Key Laboratory Breeding Base of Nuclear Physics and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statistical uncertainties of 15 model parameters in the Weizsäcker-Skyrme(WS4) mass model are investigated with an efficient approach, and the propagated errors in the predicted masses are estimated.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predicted mass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are almost all smaller than the model errors. The most sensitive model parameter which causes the largest statistical error is analyzed for all bound nuclei. We find that the two coefficients of symmetry energy term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mass predictions of extremely neutron-rich nuclei. In addition, the parameter uncertainties and statistical errors of the WS4 mass model and the WS\* mass model are compared. The uncertainties of model parameter in the WS4 mass model is reduced by  $10\% \sim 50\%$  compared with the WS\* mass model.

Key words: nuclear mass model; predictive power; uncertainty of parameter; statistical error

Received date: 17 Apr. 2018; Revised date: 14 May 2018

Foundation item: Guangxi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5GXNSFDA139004); 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xi Graduate Education (YCSW2018088)

<sup>†</sup>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Ning, E-mail: wangning@gxnu.edu.cn.